

延安整风亲历记：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开展。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总学委主任。彼时,作者陈模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虽是业余学习,但这段经历却刻骨铭心,让他深刻体会到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文件学习:汲取思想精华

党校教务处下设两个党支部,秘书科、干部科,支部有20多名党员、干部,成员背景多样,有老红军、归国华侨、中学教师和知识青年等。按照“四三决定”,每人获发约20万字的《整风文件》,包含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著作,以及列宁、季米特洛夫的文章和党中央相关决定。

整风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约10天。大家视这些文件为“经典”,逐篇逐段反复研读,讨论后还认真作笔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讽刺教条主义者的对子,《反对党八股》里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的四项标准,刘少奇论党员修养五条等内容,大家都能背诵。通过这一阶段学习,大家对党的思想理论有了更深入理解,为后续实践与自我检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我检查:直面历史与思想

整风学习第二阶段是理论联系实际,对个人历史、思想进行检

查,持续两个多月。彭真教育长多次作动员报告,强调整风反对教条主义要“有的放矢”,针对革命工作和个人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鲁迅勇于解剖自己。

全校学员大会上,几位同志的“典型报告”给我们极大触动。一位30岁出头的湖南籍红军团长,讲述自己因骄傲自大、主观主义,不听政委和营连长意见,导致部队遭敌人埋伏、损失惨重,被撤职后认识到错误,却因几十名同志牺牲而痛心疾首。这一报告让全场沉寂,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好的军事指挥员要爱惜战士生命,避免主观主义错误。

按照党组织规定,每人先写历史自传。强调党员对党要绝对忠诚,“事无不可对党言”。支部成员情况不同,写自传感受各异。工农干部出身苦,经历简单清晰;小青年历史轮廓也清楚;而几位年长知识分子却为难。一位科长曾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取保释放时续了“保证书”;图书馆管理员有学问,却整日愁眉苦脸。

彭真同志作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以实际事例阐述理论,推崇季米特洛夫讲的党的干部四条标准,强调党员对党要无限忠诚。他指出党员有和党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三种情况,要求党员老老实实,和党一条心。

报告引起巨大反响。历史简单的同志在党小组讲一讲,两

三个晚上就通过;其余同志在支部大会上讲,一般要六七个下午和晚上。我讲自传后,同志们提出不少问题,如共产主义觉悟程度、是否考虑阶级解放和人生观世界观等。

在领导帮助下,科长交代被捕后情况,组织认为其“半自首”,保留党籍作历史问题存档;大学生更正家庭出身成分后作罢。他们交心后,同志们欢迎他们回到党的队伍。还有县农会干部为撒谎报功难过,老红军坦白常打老婆,这些都让大家看到“勇于面对错误的决心”。

思想清理:提升认识境界

历史自传讨论结束后,开始讨论思想自传。通过清理和互帮互助,大家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提高。看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认识到旧社会剥削阶级意识存在,自己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有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平均主义等不干净的东西。若不决心清除,在一定条件下会滋生错误。大家认识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己,否则走路难免摔跤。

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文件学习、自我检查和思想清理,让大家“脱胎换骨”。它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纯洁,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陈模

二月河择友

因“落霞三部曲”而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作家二月河,性情敦厚,但择友甚严。能与他交往的人,都是他信得过的朋友。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是二月河的至交。二人因《雍正皇帝》的出版而结缘,更因后续的多部作品而深交。在周百义的第一印象里,二月河是“一个憨厚的北方汉子,方脸,板寸头,眼睛不太大但很有神”“住的是红砖平房,书案上堆着密密麻麻的稿件”。

《雍正王朝》热播后,图书《雍正皇帝》的销售额猛增。如果按照最初签订的合同,二月河能获得的印数稿酬并不多。周百义就与社里的班子成员商量,决定将二月河的印数稿酬改为版税稿酬,按6%结算,一次性支付了上百万的稿费。此举深深地打动了二月河,他从一摞已画好的作品中抽出了一幅送给周百义。周百义展开来看,“只见碧绿的枝叶中,露出一个赭中带黄的大南瓜”,视若珍宝,请人精心装裱,悬挂在自己的书房中。

后来,13卷本的《二月河文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定的版税额是12%。二月河不止一次找到周百义,要求把版税降低两个百分点。这样,二人将心换心,保持密切的联系长达31年。

2018年12月,二月河去世时,周百义特意撰写文章缅怀老友,慨叹“世上已无凌解放(二月河本名),人间长有二月河”。

二月河有个习惯,如果南阳的朋友想与二月河会面,请他吃顿饭。二月河如果实在推不掉时,就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把会客时间安排在早上,以喝牛肉汤或羊肉汤为主,这与很多人喜欢中午或者晚上交友会客的习惯刚好相反。早上时间紧,大家还要赶着上班,客观上就“逼”着双方长话短说,尽量互不影响对方的事情。况且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比较简单,一碗汤加一张饼,也不过十几块钱。这种会面,时间短,花费少,简朴而家常,符合二月河一贯低调的特点。

王剑

文史杂谈

长征路上的“无言战友”

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路上,少不了骡马的陪伴和辅助,它们伴着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一同冲锋陷阵,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堪称“无言战友”。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又渡过金沙江,然后继续北上,将要强渡大渡河。一天,董必武随部队急行军,让患重病的饲养员骑上他的马,自己提着一根木棍拨着蒿草,牵着马前进。董必武随所属连队走的路恰在半山腰上,小路崎岖狭窄,下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稍不留心就有掉下去被河水卷

走的危险。行军要求很急,可当走到一处悬崖前时,董必武的马大概是看到大渡河的激流而生恐惧,不敢前行了。董必武焦急地猛劲往前一拉,不知怎的一下子滑倒在地,连人带马都滚了下去。幸好,河岸的斜坡上长着许多小树,阻挡了董必武、伤员和马的下滑。而这马儿特别通人性,凭着求生欲,一面自己往上攀,一面配合大家拉董必武和伤员上来。这一惊险事件过后,“无言战友”和董老更亲密了。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已经57岁。虽年近花甲,他却处处以普通

一兵的姿态行进在长征路上。徐特立分配了有一匹马骑行,可是他总会让给伤病员。然而,毕竟年纪不饶人。老山界是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陡峭的山峰,在翻山过程中,徐特立感到力不从心。在一个陡坡前,他走不动了。怎么办?他突然想到,能否揪住马尾巴,借助马的力量?马通人性,不仅没有乱踢,而是温顺地继续攀登。拉着马尾巴行军,既省力气,又让马多驮些物品。于是,年老体弱者或女战士纷纷效仿,在过雪山草地时,拉着马尾巴行军蔚然成风。

孟红